



## 野孩子

文·孚威

生意失敗破產了，在查封與討債的催促下，我們一家八口匆匆忙忙地搬到鄉下一棟沒人敢住的鬼屋，說是家裡有六個男孩，陽氣重，連鬼也不敢來。綠油油水田中，有片茂密的竹林圍著一棟中國式的四合院，那就是我們的新家。房子周圍四通八達的都是些田埂與灌溉用的水道，沒有車馬喧，雞鳴狗吠時有所聞。騎在牛背上的牧童和田裏除草的農夫，織成一幅和諧的農家樂。

“窮在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”，父親的那些親朋好友、狐朋狗黨突然都消失了蹤影。語言的隔閡與城鄉截然不同的生活習慣，未能阻止我們與當地農家的孩子們打成一片，融入原野大地之中。爛泥裡摸泥鰍，池塘裡釣魚，沙地拔蘿蔔吃，河裡撈蛤蜊，偷摘水果被追打得滿山亂跑。玩累了，淡茶、粗飯、青菜、豆腐又香又好吃，原來餓了才是好味道的第一要素。飯後在院子裡乘涼，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螢火蟲一閃一爍相互呼應。聽大人講故事或哼抗日歌曲，晚風中，我們也都入夢了，呼呼大睡中，那一群“野孩子”的名號就這麼的被傳開著。

清晨的薄霧沁入心肺，稻苗上掛滿了露珠，破土而出的筍尖洋溢著強勁的生命力，早起的鸞鸞伸長著脖子正忙著找東西吃，潔白的水仙花與血紅的美人蕉齊開競放，飄逸的清香散佈在大氣中。在竹林中溫書有如置身畫中陶情冶性，活在天地的靜修中，無意間提昇了精神的境界。功課做完如大夢初醒，感覺到內在的自我，似乎慢慢的和大自然混然成了一體。夜晚，月光透過紗窗照到床前，沙沙作響的竹林與灑滿一地的月光一動一靜，一黑一白，竟是這麼不經意的引出了李白的“靜夜思”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”的意境。

進入大學後就像上了人生的特快車，兩側景象飛奔而逝不留一絲記憶，身不由己的隨著社會潮流沉浮，學位、成家、立業、付房子貸款、繳孩子學費成了生活的目標。把青春健康換成鈔票與虛榮。“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”，正如白居易的“登靈應台北望”“登高始見人寰小，對遠方